

光荣岁月

燕燕◎著

著名作家燕燕继《姨妈的后现代生活》之后又一力作

王海鸰、高希希、陈建斌、朱媛媛联合推荐！
最值得期待的年度军旅大戏 同名电视剧全国热播
高希希导演 陈建斌、朱媛媛主演
改写军人形象草莽化历史
首次聚焦“儒将”成长历程



光荣岁月

燕燕◎著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光荣岁月/燕燕著.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08.3

ISBN 978-7-5302-0926-4

I.光… II.燕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6192 号

光荣岁月

GUANGRONG SUIYUE

燕燕 著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700 × 990 16 开本 21.25 印张 345 千字

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0926-4/I · 893

定价: 25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8572393

上 部

第一章

十七岁的柏家大小姐绝没想到，她跑向泰安城的那个岔道上，这一岔就岔了一辈子。

本是急景凋年，1938年日军打进泰安这座北方县城，街面上愈加混乱，到处是起火的房子，恐惧在小城弥漫。城东中药铺子前，“柏氏名医坐堂”几个字东倒西歪，老管家正往马车上装载东西准备上路，一边装一边冲背着小包袱裹跑往教会学校的姑娘喊叫：“香茗，香茗姑娘，这是上哪儿去啦？哎呀哎呀，你妈着急，越乱越添乱……”而此刻的育英学校里静得出奇，很多桌椅胡乱堆放在空地上，浑浊烟尘中，进出的学生、家长都是慌慌张张。

香茗被这出奇的安静愈加激发了不安和好奇。

激越的胡琴声打破静谧，从育英学校小礼堂传出。礼堂门口有一男生正警惕望风，透过学监办公室的破玻璃，可见学监正对一个表情冷漠的日本人点头哈腰说着什么。他回头小声说：“没事，玉岷老师，快！”玉岷长衫打扮，比学生大不了几岁。他放下手里的鼓槌说，有动静发信号。礼堂的窗口，17岁的苑菁手里拿着竹板，对正在拉琴的苑志豪说：“哥，没事！”志豪对妹妹点了点头，同时他看玉岷老师对他们示意，于是继续拉琴作为掩护。他身旁是旧戏装行头，看去好似正在排戏的场面。玉岷老师招招手说：“快！打开。”于是几人先后放下手里作掩护的乐器，志豪和邹大伦、苏一亭先将蒙在地上的破幕布拉开，露出板子，再用榔头撬开钉子，搬开舞台上的几块木板，木板发出嘎嘎响声，在场人脸上都是紧张的汗水，望风的吴品三不时提醒：“快！学监还在那里，跟日本人说话呢，快！”

柏香茗冲进育英学校找人，大声喊叫：“苑菁，苑志豪……”打更老汉拦住不让进。香茗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说：“我找人，大爷，你看见我同学苑志

豪没？”师傅迟疑一下，说好像见过，又长叹一声说：“完啦，完啦，这儿我待了40年了，全完啦！日本人要征用咱学校啦，明天！改换门庭了，说是当宪兵队。”随即撵她走。突然，砰砰几声枪响，钟楼上教堂“博爱、自由”的标识轰然落地。“砰”又一声爆炸，教会多年的老十字架从楼上落地，碎成几块。这时香茗更急，径直就跑，等老师傅回过神来，她早已没了人影。

礼堂里玉岷带领学生抓紧撬开舞台木板，等拿开稻草后，大家一看，木板下藏着的竟是七八个大袋子。大伦略看了一下，说一个没少。苑菁好奇地问哥：“上次我们半夜拉来的，这到底是啥呀？”志豪扭过头对妹妹呵斥：“告诉你，不许多嘴！你再多嘴，马上给我回家去！”苑菁立刻悄然。众人严肃地对视，玉岷对大家说：“这是绝密的，危急关头，我再强调一句，谁要暴露这个秘密，就地处决！大家要经受考验。同学们，这是性命攸关的秘密！这里，是北海银行委托我们地下组织存放的银元！”大家吃惊道：“北海银行？银元？”玉岷表情严峻：“这些，都是咱根据地好不容易募集来的，都是咱老百姓全力支持抗战，从嘴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钱！有的同志为此还牺牲了生命！”志豪号召所有的人举起了拳头，起誓，用生命保守秘密。

起誓之后，志豪瞪大眼睛对玉岷说：“老师放心，天黑之前我们拼死把它运出去！”当大家刚刚把七八个大钱袋搬出一半，院子里传来香茗的喊声：“苑菁，你在哪儿？”放哨的吴品三回头轻呼：“不好，来人了！志豪，是柏香茗。”志豪奇怪地问道：“她不是要出国留学吗？怎么没走？”苑菁推托说不知道。玉岷催她赶快先应付一下。苑菁疑惑地看志豪：“哥，她找我的，还是奔你来的？”大伦也迅速地看了志豪一眼。志豪命令道：“少废话，你去把她打发发了，快去！”

苑菁慌张地跑出礼堂。香茗一见便一把攥住她说：“你让我找得要疯了！”苑菁含糊说：“我取东西，取你送我的宝剑，你呢？你不是要去上海吗？”香茗边擦汗边道：“我特地跑来的，临走，我一定要见你们一面，我真舍不得你，舍不得学校和老师。”苑菁故意拉香茗往学校外面走。

香茗一把甩开她的手：“苑菁，我问你，自从我说出国，是不是你们都看不起我？”苑菁不解地问：“谁看不起你？”香茗红着脸问：“那你哥为啥不理我？我真咽不下这口气！我就想和他说句话，你告诉我，他在哪儿？”苑菁眼

神闪烁地支吾道：“不，不，他不在这儿。”香茗更加心急火燎：“你骗人！你眼神都躲我，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？”说完便往里硬闯。

苑菁挡她不及，此刻礼堂里的人也来不及仔细藏麻袋，香茗嚷嚷道：“志豪！苑志豪你给我出来！”当看见礼堂里其他人时，香茗有点吃惊，“玉岷先生？大伦？你们都在这儿？好啊，苑菁，你干吗骗我？”苑菁更加慌得没词。香茗不依不饶：“你们躲在这里干吗？”苑菁道：“我，我们是在排戏！”

香茗看看志豪手里的胡琴说：“排戏？排戏躲躲藏藏？学校都被征用改宪兵队了，还有心排戏？”她突然看见他们脚下半拉没盖上的麻袋里的白花花的银元，她怔怔地定在那里。志豪用身体挡住她视线：“既然你这个大小姐赶着要逃走，还在乎不在乎学校被日本人征用？”香茗愤然道：“我逃走？根本就不是！我是家里逼的！”志豪傲然地冷笑道：“逼你，走啊！那你快走吧！既然要走，离开咱受苦受难的中国，咱们还有什么可说的？”香茗含泪道：“我没办法，是家族安排的，我娘下跪求我，我爹在上海等我，我知道在你眼里我香茗就是个胆小鬼。我是特地来，一是为了还你书，二是来捐献的。”说完香茗激动地掏出怀里一把钱，“前天我看见你在街上搞抗日募捐，你不理我，可我一定要捐！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”苑志豪尖刻地道：“谢谢，你的钱还是都带着出国花吧。”香茗一下子委屈得要哭：“志豪，我的脑子里都是你的影子，笔记里都是你的文章，我敬佩你，志豪，你有理想，你不肯苟且活着，只有你给我红色禁书看，书我带来了，还给你——”说着，从身后包裹里掏出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她又哽咽道，“一直以来，我很苦闷，只有你和我谈心，和你谈话，好像黑暗的海里一下点亮了灯塔，心里一下亮堂了。”

大伦拉拉志豪的袖口：“志豪，你干吗呀，人家是诚心诚意的。”这时玉岷开口了：“香茗，你还是一个热血青年！很好，我们欢迎。香茗，你既然来了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他们要做斗士！学校，明天就成了日本人的兵营！香茗，国难当头，苍生在流血，同胞在流血，还留什么学？若不抗日，留学回来还不是当亡国奴？”“可老师你说过，学生以学为本，要科技救国，教育救国啊！”香茗看着玉岷道。玉岷说：“对，可眼下抗日救国第一！”志豪也激情澎湃发议论：“对！太平盛世，学子论道是当然的！可生逢乱世，读书是由不得我们了。鬼子来了，日本人要吞并华北乃至中国，野心昭然若揭，我们只能揭竿而

起，投笔从戎，救亡第一！”香茗听了志豪这番话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

这时望风的吴品三报警：“先生，学监带日本人朝咱这边来啦！”玉岷镇静地指挥大家隐藏好麻袋，于是众人又快速将木板复原，盖上幕布。志豪只得拉香茗坐下，香茗随手赶快拿起一根竹箫。

门外的日本兵围着院子四个角，插上膏药旗，日本人、学监以及两警卫朝礼堂走来。礼堂里大家佯装排戏。玉岷认真指挥着，漠不在乎来人：“乐队不太行呀，抓紧练！”

大伦故意向志豪嚷：“好琴师得掌握三快，即眼快，脑快，手快。这段二黄倒板，再来。”志豪大声回击：“来啥？我都练了上万遍了。”大伦佯装发火：“不较劲还想练胡琴？百日笛子千日箫，小小胡琴拉断腰。”于是志豪装作乖乖拉琴状。

日本军官看到这一幕，问学监：“他们是干什么的？”学监点头哈腰地回答，是本校学生乐队。学监指着玉岷问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不是通知放长假了？”玉岷略显感伤地说：“所以大家要用特殊方式告别母校。”学监追问：“排演什么戏？”志豪接口道：“《梁红玉》。”学监心里咯噔一下，一把握住苑志豪的胡琴，说：“不能演这个，换一个！”志豪冲动地说：“梁红玉抵抗金兵，这个戏老百姓爱听。”学监皱眉，“别找麻烦！”志豪冲动地嚷道：“你松手，别动我的胡琴。当了顺民，我还指望日后拉琴饷口呢。”大伦也轻轻对志豪摇头，示意他不要冲动。玉岷对学监说：“明天开始，我的学生总得讨个活命的出路吧。”在一旁的日本人厉声问道：“他说的什么？”学监立刻眉飞色舞媚笑：“哦哦！欢迎活动，太君，他们是要欢迎太君进驻本部。”玉岷等人皆不动声色，柏香茗的小腿肚子在发抖。

日本军官狡猾地四处巡查，不时地撩开幕布、道具等察看。此刻，礼堂里的这群人都屏住了气。日本军官踱步来到舞台前，志豪忽然间发现舞台木板仓促盖上，露出钉子的新木茬口儿和稻草。眼看鬼子走近了，志豪急中生智，大声地招呼大伦道：“大伦，来，你给耍一段，怎么当叫花子，怎么要饭？”大伦蹦起身：“哎，学监，我来一段花鼓调——正月里来正月正，白马银枪小罗成，十二就把登州打，搭救他二哥名秦琼。二月里来二月八，奶奶庙里把香插……”两人边唱边故意将身体耍着，耍到日本人眼前，转移了对方注意力。

日本军官看着表演收拢笑纹，突然他厉声大喊一声猛然抽出一把宝剑——那是放在舞台旁边一把太极剑，一回手，揪住香茗，将宝剑抵在女孩脖子底下。在场的几个男人当即紧张地握拳，打算抄家伙。

汗水细细密密地布满了香茗的脸，日本人轻佻地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香茗嗓音颤抖地回答：“宝剑。”“是杀人的吗？”日本人继续问。香茗急促答道：“不、不。”“是干啥的？”香茗眼睛看着对方，细若游丝地答：“是修身养性的……”

日本人问：“你的，会修身养性？太极？”香茗握住剑，她当即舞动宝剑，比画了几下，柔中有刚，整个动作干净利落。学监讨好地向日本人炫耀：“我们尽管是教会学校，此女子是医学世家，自幼练剑。抚琴舞剑都会一点。”日本人冷笑，一把夺回宝剑，指着他们的头，恶狠狠说：“这个的，你们中国人、不能有！”然后用手日本军刀猛地砍断了宝剑。宝剑断裂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日本人霸道地转身而去。

日本人走后，大伦对香茗道：“真悬呀，你要走，现在赶快走吧！”志豪也轰她：“让你受惊了！香茗，算你胆子没吓破，快，快离开！”玉岷道：“时辰不早了，赶快行动！吴品三，看门外马车，其余的人抬麻袋，苑菁你把香茗送走！”香茗固执地说：“不！我不走！我现在哪里也不去了！我留下！跟你一块干！”顿时，大家面面相觑。苑菁拉住香茗道：“求你别这样，你快走走吧！”“我不走，我知道你们干的都是好事，我这些钱都捐出来！我的学费都捐了！捐给抗日！”香茗说着打开背上的包袱，露出一把银元。所有人都吃了一惊。

依旧放哨的吴品三报警：“邹老板来拉货啦！”只听得外面传来喊叫：“搬家的来了！”玉岷赶紧指挥大家：“抓紧，把钱袋运出来！”众人都在忙乱，可香茗似乎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不走，玉岷一看如此，当即决定现在不能让香茗走，以免贻误大事。干脆，等咱们弄利落了，再放她。想不到，趁着混乱，香茗手疾眼快，毅然将自带包裹扔进一只破鼓里。

门口几个人商量完后，决定把香茗暂时扣押，直到这笔钱安全运走为止，并且命苑志豪看管香茗。志豪一把握住香茗的手臂道：“香茗小姐，刚才轰你不走，现在你想走也不能走了！”香茗愕然，忽然街上传来激烈的枪声，香茗

冲动地对志豪道：“志豪！你带我一起走吧，我跟你到天涯海角。”话音刚落，志豪一把捂住她的嘴巴。

此刻，两辆马车停在了学校礼堂门口，邹靖国带着几个脚夫行的伙计匆忙跑进。于是大家分别将装有银元的几个小麻袋，混合着几个道具箱子、桌椅等往外面运。那一只大破鼓，也被苏眼镜搬到车上。银元就这样在日本兵的眼皮底下来来往往。大伦扛着麻袋，迎面看见养父故意大声对手下干活的人道：“大家听着，都给我敛乎敛乎，一个破抹布也别给我落下！”以前得过邹老板诸多好处的学监毫不疑心，一一放行。邹靖国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道：“搬家！我借给你学校的那些道具，哪能当败家子，说烧都烧啦？日后，我还养活戏班子，混口饭嘛，破家值万贯哪。”学监含笑点头应和。大家趁着乱，顺利将麻袋转移。

此时，柏家的老管家赶着马车也到了校门口，他迎面抓住大伦，问，“你见到柏香茗了吗？”大伦含糊地支吾，老管家顿时惊慌失措，“天哪，这丫头跑哪儿去了……这下完了，走不了啦，人家车不等了，误了船啦！”

香茗扒着门缝看见自己的老管家，喊不出叫不响地在心里挣扎。志豪看看外面低声说：“香茗，你若还铁心出国，我护送你到马车上，条件是你把刚才看见的秘密都忘了，把嘴给我闭上！你要走漏风声，我掐死你！”

香茗故意激志豪：“我要是喊救命呢？你还杀了我？”志豪顿时无语。香茗大胆地追问：“志豪，你说句实话，你对我真能下得了手？”志豪怔怔看着她的眼睛，呆了。香茗手紧箍着他道：“我再问你第二句话，我死心塌地跟你走，你还要我吗？”志豪直言：“要。你只能跟我走！如果你想要活命。”香茗脱口而出：“你怎么这么狠心？”志豪大义凛然地说：“生死关头，何来儿女情长？”香茗气不过，问志豪道：“你就这么看不起我？怕我说出去？”志豪叹道：“不是看不起你，谁知道你脑袋里装的是啥，实话告诉你香茗，我们干的是要掉脑袋的事！”

香茗目光坚定地看着他说：“志豪，我用性命保证，不会说！我也跟你干！从现在开始你甩也甩不掉我了。”志豪扭头不看她，说：“没有组织批准我不能带着你！”

香茗故意歪头：“我铁心不铁心，不在豪言壮语，你看着办！”志豪更着

急，喝道：“你闭嘴好不好？”香茗颇为得意地说：“志豪，这要走也走不了啦。我可把所有的留学钱都捐献抗日啦！”这时，志豪才发现她身上的包裹不见了。香茗突然挺直脊背，眼睛紧盯着志豪，说：“你忘了，我和苑菁跟你一起撒过传单的！凭啥你信任你妹，你不信任我？我辈虽不能立马横刀，但气节是有的！”此刻苑志豪被噎住了，只得搪塞说：“这……我说了不算，得请示请示。”“是玉岷老师吧？”志豪诧异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香茗有些得意：“哼，我早看出来，你和大伦成天跟着他，神出鬼没的。”

街上，大伦父子和启运银元的“搬家”马车混出门离校。玉岷也背着自己的行李若无其事般走出校门，离开时看见学校的门口张贴告示，上面写着两个大字“征用”！师生心里各是百般滋味。

二

待赶到邹家在泰山脚下轿夫行里，早已是月上稍头。一堆道具混杂着麻袋卸下后，大家迅速扛到库房里。轿夫行临时来了几个帮忙的，由老三带队。老三虎背熊腰，抄起一个麻袋后，他立即感觉到肩东西的分量，问：“是什么货？”邹家的厨子不语，催促道：“快，快！”老三走了几步，经验老到地用手摸摸里面的货，心中有了点数。门口，邹大伦发现了那破鼓里面的花布包袱，他用手一摸，怔怔地，想起这分明是香茗的小包袱。

待收拾妥当，邹老板从库房出来叮嘱道：“锁好啦，厨子！你给我长着八只眼睡觉，听见没？”厨子连应的是。邹老板又嘱咐道，“要是客人托管的财物出了岔子，咱家牌子可就砸啦！”厨子拍着胸脯保证。一把大铁锁紧紧地锁住了那扇写着“库房重地，小心烟火”的大门。最后出来的那位小工头老三，拍打着身上的尘土，仔细地听着他们的对话。邹老板又回身叮嘱，“厨子，给老三他们上点热酒。”

邹家堂屋内，玉岷洗了把脸，心有余悸地说：“谢天谢地，没出娄子！老邹，这批东西先放你库房，走一步看一步。”邹老板道：“没问题。我南来北往放货的客人多了。”玉岷嘱咐道：“万万不可走漏风声。”邹老板问：“知情人不就是你手下几个学生？”“这几个人，只有俩姑娘不在组织。”玉岷答道。

邹靖国走出堂屋，撞上正欲出门的儿子，大伦说：“我去学校看看。”邹老板皱眉问道：“看啥？”大伦低头道：“我不放心。”邹老板追问：“不放心谁？”大伦想了想，答道：“志豪他留在那里了。”邹老板吧嗒嘴说：“瞧你俩好的，一时半晌离不开呢。一个小伙子有啥不放心的？黑灯瞎火，别去了。明儿再说。”正说着，远处传来阵阵枪声。大伦心里火烧火燎，着急地对父亲说：“学校还有个女同学也没撤走呢。”说完，抓两个鸡蛋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。

志豪和香茗跑出学校，日本人正在卸下育英学校的那块大牌子，街上一派萧瑟之气。二人走到小城的岔道口。志豪长长舒了一口气对香茗摆手说：“好啦，现在没事啦，你打算上哪儿？”香茗红了脸腼腆地说：“你上哪儿我上哪儿。”志豪笑道：“哎，你怎么黏上我啦？”香茗瞪着眼睛说：“不是说好了，我跟着你去干大事？”志豪道：“你可真是说干就干呀！”香茗语气坚决地说：“我做事绝不反悔的。”志豪劝解道：“今晚不行。你回家，随时听我的通知！”香茗尖声道：“你让我先回家？你诳我呀，我，还敢回家吗？”就在二人为争论不休之时，邹大伦气喘吁吁朝他们跑来。香茗不解地问：“你怎么又回来了？”大伦从口袋里掏出鸡蛋递给他们，道：“我担心你俩有什么麻烦。”香茗一把接过鸡蛋，喜滋滋的，她饿得连皮都想吃了。志豪把他那个也递给了香茗。正吃着，一队日本人巡逻队骑马呼啸而来，三人立马躲进暗处。待巡逻队过后，大伦问香茗是不是真的不走了。香茗肯定地说：“现在谁也赶不走我！直到把鬼子赶出中国！”大伦关切地提醒香茗：“你的包袱落到我家去了。钱都在里面，你也没办法走了。”

香茗疑惑地问，“你家？”志豪提醒道：“大伦！”大伦回头对志豪说：“没啥遮遮掩掩的，志豪。香茗把自家财产都捐出来闹革命，咱们应当信任她！”志豪不悦道：“我不是不信任她，咱不能违反组织原则！今天她是误打误撞碰上了这个任务，往后她还要经受考验！”香茗倔强地说：“我当然经受考验！你说怎么考验，我还把我自己也捐给革命了，我啥也不怕！”志豪反问道：“你刚才说不敢回家？”香茗顿时噎住，随后又底气十足地说：“敢，有啥不敢的？再见！明天我找你去！”于是，三人在岔道上分手。

志豪和大伦正欲回家，还没走几步，就见苑菁慌慌张张跑来报信：“哥，你别回家啦，赶紧走，有人要抓你了！”只见沙土弥漫的路上陡增了不少奔跑

的日伪军警，同时有辆马车朝他们驶来。志豪和大伦便没命地往前面跑。突然，那辆马车上有人喊叫：“大伦！”大伦一回身，吃惊道：“爹？！”邹靖国不由分说地伸手：“都上来！”马车跑到了一个荒郊，邹靖国对志豪说：“下去吧。”大伦伸头一看外面黑咕隆咚，对父亲问道：“爹，这是哪儿？”父亲并未回答他，只说二字：“下去。”大伦不解地问父亲：“爹，还没到家哪。”邹靖国答道：“到家今晚上不是找死吗？”大伦一脸茫然地问：“这荒郊野地怎么过？”“总比日本人监狱好过。”邹靖国道。志豪跳了下去，大伦也欲下去陪同，暗中却被父亲按住。志豪看到四下似乎空荡荡啥也没有。邹老板扔给他了一件东西，是个盖腿的小被，喊一句：“前面有个地瓜棚子……”

次日，邹家门口又来马车，往下卸货。老三和伙计扛着往库房走，厨子开门问道：“什么货？”老三答：“棉布、烧酒，有15包，后天运往济南的。”放货同时，老三回头看厨子正站门口闷头记账，于是，他弯腰麻利地摸了摸放角落的麻袋，证实的确是银元。出门对厨子说：“齐了。”厨子夹着账本，锁门。

与此同时，玉岷等人聚在城门口小吃摊。玉岷以喝豆浆作掩护，通知了志豪和大伦二人的地下党身份已暴露，但必须保住银元。另外，也同意柏香茗加入队伍，借此机会多多考验她。还有一层不能说破，银元行动，香茗算是个知情人，她眼下只能在自己人控制范围内。

当天夜里，大伦在自家库房前，发现廊下有人影晃动，他轻轻跟上，只见人影一闪，没了。库房大锁头晃晃荡荡，照旧锁着，他满腹狐疑推门问厨子，今晚上伙计有没有出门的，厨子打哈欠答道：“有两个告假出门的，说是看亲戚。”

大伦赶紧与大伙碰头，忧心忡忡道：“我看银元得想办法早点转移！”志豪很冲地讥讽他：“你个闷葫芦，前天放你家也是你的主意，现在折腾出去，又是你的主意！上下嘴皮说容易，这东西动一动，得增加多大风险啊。”大伦解释道：“没错。当初考虑轿夫行是生意场所，货物进出不显眼，本来是利于掩护，可南来北往的，人多嘴杂，伙计是良莠不齐，什么来路都有。前年咱家也遇到过打劫的土匪瘸子哥。”志豪叫道：“是。当初我就说一步到位运出城去，你反对。”大伦反问：“当初咱出城可能吗？鬼子多得像马蜂。”志豪回道：“你说，下一步往哪藏？你想一个万全之策！”大伦想了想道：“万全之策

谁也难保嘛。从学校抢出来就是胜利。”志豪不依不饶地嚷嚷：“胜利？你刚说了，这一群伙计里手眼也很贼，万一出了虎口又进狼窝？”玉岷只得劝解道：“你俩这一对宝贝，别争了。”

忽然，香茗冒出一句：“耳目见闻是外贼，贪心欲望是内贼！这不能久留的。”显而易见赞成大伦，志豪望着她无语。最后玉岷挠头道：“说得好！就怕贼惦记呀。我看，大伦一贯做事谨慎周到，是得早点运出城……”

运出城又往哪里藏呢？为银元犯愁的何止一人。邹老板在客厅边看账本边自语：“人啊，要靠一命二运三风水，才能有所作为。”正感叹，只见老厨子神色慌张进来。邹老板警觉地问：“厨子，咋了？”厨子道：“天要塌地要陷啊，城里又乱抓人，挨家搜哪！轿夫行里都人心惶惶的，眼下哪有人雇轿夫，雇了咱，咱也不敢去，送命去？咱，也快拾掇拾掇东西，打主意吧。”邹靖国点了点头道：“知道了。你给我盯紧点库房。”厨子又转过身道：“东家，我说，把家里的腌的鸡蛋、腊肉都煮熟，吃光，自己解解馋，临死也闹挂好下水，不能留给日本人！”邹靖国不语，额头上两道眉毛紧锁。

而此刻志豪等人还在为银元吵，大家都愁容不展，想不出藏银元的地方。香茗突然急中生智道：“乱世嘛，庙里肃静！”玉岷起身激动地一拍桌子，大家同时释然，眼前一亮。

山中寺庙里，心如居士正在井边，一边摇动辘轳，一边往井里张望着。近日寺庙来烧香的人稀稀拉拉，煞是肃静。心如居士是苑志豪兄妹的老爹，远近闻名的大善人，常年教一批私塾娃娃不收一分银两，当地百姓十分敬重他。那时候志豪兄妹不知晓，家父早已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了。

玉岷带着志豪、大伦、香茗在城门口侦察观望。只见一群山羊从鬼子和军警密布的城门口进入。牧羊人吆喝着羊群，眼见四处无人，便停住，告诉玉岷：“和尚说，山上都安排好了！什么时候干，等信儿。”玉岷松了一口气说：“别说银元，地下党转移的印刷机都存放在庙里。咱运到庙里，接应安排好了！”志豪犯愁的是，藏在庙里的主意不错，可眼下第一出城难，第二是运上山难！

大伦出主意把银元化整为零带出城去。却遭到志豪讥讽，这么几个人怎么化整为零。二人为这事又怏怏起来。

志豪和大伦正在争执，树下一头老山羊跑过来，香茗抓住它，老山羊用头把香茗顶了跟头，香茗爬起来咯咯笑。志豪生气地扭头说：“香茗你还有心思玩呢？”香茗笑咪咪对他们说：“我不是玩，我一直在琢磨呢。有个主意！不知行不行？”

三

照香茗的主意，大家都在大伦屋里撕土布。香茗细心地叮嘱大伦：“照我这个样子缝！发动大家动手，连夜缝它300个口袋！”身边苑菁和苏眼镜都飞针走线，缝制细长的口袋。苑菁拿着针往大伦跟前凑，跟香茗商量说：“香茗，你缝得好，我来撕布？”只听大伦说：“行了，苑菁，你看你毛毛躁躁，像个女张飞！你向人家香茗学学，文雅有度。”苑菁举起锥子要扎他，红着脸说：“谁是女张飞？谁是？”大伦的一言一笑在她心里分量可不一般，跟大伦在一起，她说话做事总是表演过火。同学们个个心知肚明。

香茗简单计算后，对苑菁道：“土布不够！让你哥再找几丈，不要带颜色，只要白布、灰布。”只见志豪抱着花被子进来问香茗：“白布不够，咋办？眼下上街买也不赶趟儿的。”不料，香茗倒也痛快，接过被子，呼啦张开，动手就撕被里子。俩男人看得眼花缭乱，志豪咋舌道：“看不出你够麻利的！”香茗白他一眼说：“少废话，干活吧，还有24小时，天黑就行动！”大伦有点意外，志豪更没想到柏家大小姐真有大将风度。

天黑之前的寺庙里，心如居士盘腿眯眼看太阳，旁边香烛燃着，他手里快速编着柳条大筐，在静心等待着什么。而山下，轿夫行的老三早已把消息透露给了当地土匪瘤子哥。瘤子哥此刻正带着人马在山路口埋伏。

远远看，邹家库房前伙计们开始装车了，眼见从里面扛出几个麻袋往一辆马车上装，麻袋鼓鼓囊囊显得很沉。厨子一旁忙碌地张罗着邹老板叮嘱：“给我捆结实点！路上可别颠下来！”后面一辆是人乘坐的马车。只见苑菁从邹家走出，头上戴着花，通身一个新娘扮相，大伦在他身后打扮成新郎。大伦先扶着苑菁上车，接着自己上车对父亲道：“爹，我们走啦！”邹老板大声叮嘱：“到你三舅家来个信！路上留神呀！”只见马车快速启动，扬起滚滚尘土。

大伦和苑菁坐在颠簸的马车里，虽是新娘新郎打扮，可脸上不见喜气，有点僵硬地不断回头看后面的货物。苑菁解开旗袍扣道：“憋死人！我将来当新娘子可不穿这玩意儿。”她痴痴地用恋慕的眼光把大伦从头看到脚，好像大伦这个人就是她的新郎，全然忘记了紧张。大伦直挺挺躲她，僵直身子，绷着脸看外面。埋伏在树林中的土匪眼见马车驰来，众土匪一拥而上。

听到山下的枪声，负责接应隐藏在山林中的玉岷用望远镜观察着：只见大伦二人被拉下马车，东倒西歪的马车上，几个麻袋也被拖了下来，瘤子哥喜出望外指挥众匪快上，老三和众土匪扑了上去，打开麻袋，瘤子和老三都惊呆了，麻袋里面全是豆饼。撕开下一个是草药、茶砖、煤快、布匹。于是，众匪迁怒于大伦、苑菁二人。老三满脸怒容道：“银元呢？银元哪去啦？”大伦护着“新娘”，道：“不知道。什么银元？”他从口袋掏出两块递给他。老三眼里出火，吼道：“装蒜！我亲眼看见那几麻袋银元的。”大伦说：“老三，你弄错了吧，我爹让我押送这批货，顺便上三舅家。”老三和瘤子沮丧得发呆。

一群壮硕的山羊像往常一样，穿越城门，在浑浊的尘土中进了山林。奔跑羊群渐渐收拢在寺庙前的山路上，天近黄昏，牧羊人打了口哨，羊群聚拢。庙宇后院，志豪、香茗和苏眼镜正拉着山羊，从它们的长毛脖子下，解开和羊毛颜色一样的长型小布褡子，里面码着一沓银元。众人解开一条一条的银元袋子，快速放到一只柳条筐子里。苏眼镜清点着银元的数目，一一造册。

在一旁的心如居士不动声色，只是含蓄地点点头。

志豪表扬香茗道：“山羊移宝，真是锦囊妙计呀！不用心，根本瞅不出来……女诸葛亮呀。”香茗笑道：“不是我聪明，我是受山羊驮干粮和水的启发，前天我们试验了两回，往山上运，都成功了，所以小女子才敢斗胆建言，大胆行动。”

皓月当空，香茗一边干活一边有点奇怪地看着心如居士，他清癯静默，不与人言。只见他用辘轳将一筐一筐子的银元放进那口古朴的镌刻“佛心圣水”几个大字的井里。忙碌完毕，大家都休息了，香茗用水冲洗着被荆棘划伤的伤口。志豪走过来问：“手怎么了？”香茗边洗边不在乎地说：“没事。山上荆棘划的。”志豪拉过她的手道：“我来帮你包一下。”就这样，两人挨着很近地包扎伤口，香茗生平第一次与异性挨得这么近，志豪看到她的脖颈和起伏的胸，